書

宋子大全

續八

廿二十

書

答宋道源　癸丑正月十八日

當時挫用相念曾見田書喜慰不可言此大病餘喘只如蚕絲未知比來吾儕何等運氣耶前書羙村云云盖其門下人當奠前遽發享議頗招人議故以為可為後戒云甬日者且擧牛溪答石潭儒生語以答重卿之問此載在牛溪年譜中可檢看也

答宋道源　癸丑九月十八日

来書慰甚此上来祗役之後即出城外陳疏省墓于

西郊盖火色之盛非復昔時且聞嶺疏復至故不敢
復入城裡踰三角後嶺迤至　聖考陵前縮伏以俟
啓期矣不料人之見之者以為且將復入先嗾清風
請對詬斥不遺餘力賤臣之罪幾乎指鹿之奸故即
上章待罪矣批未下而重叔入對而下吏繼以受台
擇之仲羽一時削奪或門黜成憲帍徵以受台之故
而至於遠竄居然一黨禍矣鄙疏之入已五日而尚
無指揮皇恐罔措以此蹤跡留在近京之地殊涉無
忌當更着數日來氣象欲移就　新陵伸哀於路左
而歸耳君不見此時爻象可謂福人矣二叔事恰如

大戰厮殺時吟詩矣此紙可轉示二叔如何

答宋道源　癸丑十一月十四日

相戀甚切忽此書来甚慰此心也此曩者出脚只是為　先陵祗役而已意外取困而旼旼後又遭　嚴批皇恐隕越罔知所出也受台以為當出次清鎮間山寺上章待罪此言是矣而不幸遘疾甚重方在人鬼間故不敢生意日者自　上責魚諫以不即待罪以為若鰌之漏苟賤臣之遷就尤為未安奈何奈何春兄之練始擬必欲往哭非但疾病如許形迹又至此恐孤宿心痛歎

答宋道源　癸丑十二月八日

一卧兩月生意消盡即見来書慰諭如對賤疾始如時令者而至今殊留恐是大限所迫而然也命也奈何崔生粮資可喜可喜自蒙　嚴批日夕皇恐昨以政院之啓有遣醫之命感泣何極第見所答右揆之批辭旨極嚴故大受始謂待罪之章不可不上及見此批則以為不敢云未知何故天怒至此耳大抵賤臣之疏絶無風水之意而自　上執此以為賤臣之罪必是讒言交亂之致尤可怕也毁紙送去覽後還擲如何

答宋道源　甲寅八月三十日

叫號隕痛之外尚復何言十八日夜赴　大漸之訃聞訃於江外遂抵城外稟於朝廷然後哭臨於閽門相望處而即出蓋以待罪之跡不敢自同於人也廿四成服於城外而還畝水原舊處蓋自在城外猥蒙嗣聖屢賜慰諭昨又被誌文之命見方治疏請免矣此際遠書忽至甚慰衰懷第承色憂尚甫奉慮無已此苦待公除後前事結末東畝山棗　大葵時復來為計然亦當觀　嗣聖意向而前却耳

答宋道源　甲寅十二月二日

今日是同春兄再忌方此愴涕遠奉令翰慰豁何極時事日新此頭粘在頸上来在鎮川接圻處祗笑嚴命耳欽藏之戒豈非至言但到此地頭則磨天磨雲是吾脚血之處雖欲欽藏得乎　廞衛之日或云不可不望哭於野外或云待罪處不可暫離甚恨地遠不得奉商也大抵流竄非朝即夕死生之別殊覺惘然

答宋道源　乙卯二月十七日

狗洞稷洞之時得有此行豈非光華之大者乎唯是風土不佳疾病已作數日前幾不可支窃懼一朝溘

然以貽朝家之累也此時耑書遠至愍念備至慰喜之懷何可盡言此地去海無十里常有風至而其利如刀着於肌膚即成瘠駁未知久後即與土民無異不然則定不可支吾矣然仍置於此亦不可保若是尤惡於此者則一日不可堪矣第斷置已久只含笑以俟耳兒子以孫兒親事入京見其所示聽聞則同春追奪之論將復發云慘痛何極謝敀之諭在理當如此只形勢之難又如所示可謂維谷矣李生不勝傷惜此亦運氣所關奈何奈何

答宋道源　乙卯九月四日

書札月一至焉不覺千里之為遠也此自前月初已有土疾之漸今則指骨突起左右臂不仁雖服方藥而未見奏效只作此地之羈鬼矣且邊聲甚不佳而一步將不敢動只有一死而已然亦豈非命也

答宋道源　丙辰十月十五日

道源前書喜缺未沫復同伯氏連名投諱不覺千里之為遠況所擬議甚愜人心事為每如此吾宗殆庶幾而斯文亦有賴焉別紙畧以瞥見批還而亦面詳李朴二君其潤澤之只在諸賢之財量耳道源韵語甚好然尚冀捨此而別有用心處也

與宋道源　丁巳五月四日

時論活活我心悠悠非有定力而然是夫差之笑也道源所遺亦甚苦矣雖有智者將不知相為謀矣吾家葵埋不永而權勢雖使然而增一愴傷也飛齋刻事已與諸少商量否此事雖少傳示後來者不可使人指摘也

答宋道源　丁巳五月八日

兪書續奉幸甚定事挫非吾意而竟至於此勢則然矣而亦甚嗟惋近報亦已晚矣一死之外更無事在但所慮者時輩將如何度日耳好笑好笑除是仁里

是君子遺風不宜遽泯而聞其絃誦寂然俗冗成習此則責有所攸甚爲諸賢懼也

答宋道源　丁巳七月二日

前奉書謂未遽職故不敢答謝實拘儒常態然道理則然矣今復遠問甚荷甚荷權忠定抱膝之諭令人魂醒亦覺身粟蓋有忠定之忠言則雖有抱膝之歎豈非士林之光乎而將不免過嶺之行則亦豈細事也是以喜與憂並惝怳難双也此戴頭俟命不知近事如何耳

答宋道源　戊午正月二十五日

初六日書奉拜慈慰前書荅付回祇想今已達也院開可念然古者至有先聖塑像腰膂斷折之時丙辰太學秋享之變實前古所無而一國章甫無有敢言者一院珍享何足為大事

與宋道源　癸亥十月十三日

賢徧好出場豈但一家實一門之慶也恨不得舉酒相賀也見懷鄉書與龍碑閣及大墳皆有回祿之變碑閣則石皆為燼不勝驚慘也吾亦為令不免言人不善毋或信任夫令家少輩或不慎言則此變可怕令不可不知也一自聞此挫欲高飛遠去也

答宋道源　丙寅十一月十九日

比来思想有倍於前不知何以也忽見来書慰荷何已諭分之懼誠如所諭以我相度極知其匪飾此事絶稀况并出一宗耶此雖先德之流光以邵子好看蓓蕾之戒觀之其怕處之戒豈不昭昭然哉切有多少商量者相見未易形諸筆札亦所不便殊切耿耿也聞以春稿謀聚板子云甚喜甚幸楊疏尚以大全拾遺之刊為寛歇則其他文字可知矣湖南私取老先生遺稿割私俸已始刊役其慮深事穩至矣曾以此意試言於德矣即見其答則亦樂聞之矣鄙意則

欲專委中原而使可助者助之則不勞而事成矣來紙所荷所荷此物涔聚而尾泄村家要用無過於此矣

答宋道源　丁卯五月十八日

書至慰喜今宵之雨足慰三農否尚有餘意窃懼杲杲之出也程書散出無次序讀者以為艱不免與京裡士友商量類編窃欲吾門文献之不足也第其段段裁割片片粘貼觸手散落欲倩此中諸生寫成貌樣而紙地甚難故略言於記室矣今蒙助惠何幸何幸且不無隴蜀意涑水集京裡只有寫本一件艱借

於朴和叔倩湖南前使謄出而未及粧績凡十二冊
也須付善手且命勿遲如何別紙幸賜量回也

別紙

清州國家重地也比來縷經匪人蕩敗荒涼有力者
幾於厭避不久將為廢邑矣今宰初除也堅定不來
之計不但為丘墓宗族知舊而已也愚力歡赴任以
為君世受國恩將為圖報之地則不憚勞苦收拾此
州俾為得力之地可也愚意蓋以為非此人則莫能
堪也彼以為又況言也信而勉赴之果殫其誠心才
力未數月太半補葺今則幾為完邑矣第當歲兇財

竭過用心慮渴作食減已入瘦細之境而朝家為遞長官使仍其職故不敢言病而其實則極可愍憐矣昨者其弟萬稷為來極陳切迫之狀乞通實情於令前彼若呈狀幸措辭處置俾甚生路如何此實可用人才而究竟於一州實為可惜且當初赴任者心極不安故不憚縷縷幸加諒察如何

與宋道源　丁卯七月十四日

昨復覽否心有所思見時忘言老人事可歎双清堂題咏不可埋沒欲刊作一冊寸傳布於世蓋自朴平陽以至權石洲及如名人與松潭府君酬酢書札稍

及双清事者亦皆収入使相曾崢寫繡宰似好矣此事雖晚然交代出後尚有數十日留滯而工役些少寧有未畢之慮乎終使未畢付之德山而去則自可了當矣幸須商量也交代已出否

答宋道源　丁卯七月十六日

再昨有書使抃曾疾速傳送矣即見十四書並受要訣印件幸甚幸甚跋文可以即就而未果者別紙奉報幸即回示如何沙溪先生遺稿當初老眼只校正訛舛字句而送諸光城以爲編次凡例則光城必甚精整矣及見印本則大不然矣遂以校報重台則重

台亦驚悚極欲改刊故今方移付豚兒責其成功前費功役盡收虛矣可歎可歎凡事不慮於始者例如此此可戒也前書所告未知以為如何速欲得報

別紙

觀此要訣專出於小學間以他書中格言參錯又間以自己之言插入於其間而全無標題區別此蓋當時府君看書有契者錄之有得於心者錄之而已不以編書規例為心故如是矣今欲刊行傳示則事体不輕必須更整釐然後斯可矣今以刊本言之第一校學者以孝悌一條及士有百行一條似是府君語

而遽以禮記曰一條承接則見者豈不以為未安乎
第三板十二行言忠信是孔子言而無孔子字其下
內積忠信是程子言而無程子字鄙夫可與事君是
孔子言而無孔子字其下君子事君條始有孔子字
則以上孔子言別出為他人言矣其下學者必須條
非孔子之言而承接於孔子下有若皆是孔子言者
此等處不可勝記未知如何則可也鄙意此不過十
八板則全為改刊甚無難事故不量昏耗欲與抃曾
葊校正以送未知於令意如何如以為可疾速回示
且戒抃曾相就勒役如何

答宋道源　丁卯七月十八日

日見書真如朝暮遇矣要訣昨午門長袖而來臨其所言一如鄙意矣今與曾明改行編摩而未能仔細須更以舊本精加校讐而入刊如何此十餘板工役何至持難若是哉書生眼孔之小真實語也令以一道主於此尚如此則德之一小縣可望辦得題詠之役哉所慮者同春集板子如何財處耶切恐其鹵莽也

答宋道源　丁卯八月十一日

承知解畋之訃漸愆可想皺眉之頻也此自揣終此

歲為難欲趂未寒前往辟諸墓亦聞山中受賜書冊多被漏濕心極蹶然極欲仍以前進収檢而揆以氣力則有如千里此則當到馬巖為伸縮計耳双清堂題詠當初愚意實如來示而聞令畋意甚忙且以更費事力為慮故欲其從約易了盖猶愈於已也嘗記老蘓譜序云詳於吾者譜吾作也今令之此事正同於老蘓事体矣然則新增改以付錄而所附多寡則隨宜財定不亦善乎序文則當族財定而改作未晚也百簡良荷今行欲邀權致道商議二程書分類及紀譜通編增損事有此一書幸走疾足受荅以報於

鄙行所到處如何

答宋道源　丁卯九月二十日

昨書已蒙閱聽否君平只示宣川毀宇而不言所以驚隕駭皇明蔑不霖矣今見所示諸紙略知大槩矣其為憂悶曷有其極第有私喜者疇也能犯雷霆請對進言又殷逢迎之佞臣乎生讀書不敢虛套且無忝所生此安得不喜也若計利害媕婀取容則羞先世辱門戶甚矣雖曰此得罪榮曜多矣然時事更無所望矣浩歎而已諸紙還納

答宋道源　戊辰五月八日

後谷之巳傷痛何極無論餘事凡係奉先之事必盡
誠力其餘可推而知也且於曩時不沾一資其所樹
立可知而乃反坎軻以沒其世此又寃甚者也今承
示諭為之增涕此殘骸堇堇朝不謀夕而顧不自量
妄為世道欲拒詖淫而仇怨溢世褶及所親浸及於
身上將不知所稅之地也羽台極可矜悼略聞其所
言則以為　主勢益孤吾兄弟亦去則誰復有效誠
者以此遲佃竟埋未死之心此尤可痛今早承示走
位一痛萬事茫然然豈非可羨者耶今日事祖述鐫
積束裝以誒凡有事在亟示為望餘何能盡總希默

會

答宋道源

昨者別紙備悉曲折矣此事雖係斯文義事而作事不計其終則必有悔吝故愚每於此等事未嘗不以難慎之意告人矣昔年鉄原初議則曰愚言而即止至於龍潭之程朱初則屢以書戒于其宰洪君而不聽矣洪之去後繼者笑罵今不知如何處之洪始乃悔之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此則今河南事難保其不如龍潭故去歲沈上舍之來請文也重其然諾蓋以此也今又千里專書以申前意則其勤至矣終不可

弧貢故草送斯文而享祀一款終不舉論蓋此享祀之需出於何處若是私備則事体近瀆若請於官家則官家必以不係祀典為難也此未可知也愚意莫如依朱夫子閣奉先聖像率于弟瞻拜例為之則既伸尊敬之議而又無公私煩擾矣欲以此謦欬於沈氏而方以不尊儒賢謗言溢世故不敢復為開口蓋慮添此一材料以助衆口故不敢也君須以此意徹通于沈氏而此紙還送可也記草亦易紙送彼而原本還投幸甚

答李重卿 相吉別紙

昔年牛溪有答栗谷門人書此在二先生年譜中矣可檢看也頃者美村未返哭前其門人亟發享議而所論既不端的同春兄嘗曰吾輩為老先生論定此事在小祥後然則吾輩非耶據此則今日事知所處矣大抵尊奉父師不在於此只在師其善繼其事而已緩急名實之間實今日之所當知也

答洪伯涵 萬容 癸丑

時烈頓首再拜言續承下書恭審興寢仍安慰感交至無以為諭時烈蹤跡之不安日甚一日誠不知所出也前日奉告服制意謂古經有君喪服於身不敢

服私服後世雖不敢行此而緬禮應服三年者皆服緦且聞新令堂上以上則雖前衙皆許服緦在喪人可以傍照故敢有云云矣然時烈方以論人家喪禮得罪於朝甚重其敢復為容喙乎須更詢於該曹而處之如何至於仲衷服制則亦當擾堂下前衙例而常時出入時服行之亦不至大悖耶不敢質言

答洪伯遜　甲寅

時烈頓首再拜言席藁惶悸之中遽遭抱子崩隕之慟悉歸蒼穹只欲溘然而不得也　嗣聖幼冲時事艱危雖自涕沱而何益伏蒙下書撫存仍有疑禮之

詢哀感之餘益知謙德之盛也時烈前後被旨至於九次之勤皇感震灼亟欲進詣江外更竭危衷而賤疾深痼起動良艱以是爲悶耳祥祭退行竊見君親之間情文兩盡欽仰不已也其未行之前几筵常設朝夕之奠何可廢也盖孝子之情無窮而只緣禮不敢過故饋奠至於再朞而已今因變禮可以益伸其至情則雖加一日豈不可以自恔乎鄙見質陋隨處窒碍又於公私得罪甚重只合緘口沒世而實感不鄙之意敢此傾倒還切悚仄

答洪伯涵

時烈頓首再拜言倉卒拜違每不能忘求後書辭往復亦未免草率茲者令季哀侍遠來窮尋仍復拜惠札感悚之至無以盡喻先銘不敢孤鄭重之托謹此副恳以授季氏使之畋稟取舍之極姑置勿論方此席藁以待嚴誅此非作文字酬應時節朱夫子於黨禍時亦有不得已者而旋以為年月直書今時則有違時議如欲退書則又似不誠其後未見有畋一之論今日亦未知如何處置而敢以此聞者只欲令哀之以時事隱之於心如鄉卿諸公外幸勿以煩示以重罪戾也

答洪伯潤　丙辰十月

来書謹悉第伏見朱先生辭李季章先銘之托以為雖在今日陰窃為之難遽護耳密托人送令第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小忍之若未即死固當有以奉副盛使盡先朝露亦當以附兒輩令轉奉聞也此慶元乙丙間治僞黨時也又荅李時可曰風色如此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蓋略經都下朱先生猶以為不便則況今遽入都下豈非無忌憚之甚耶李時可之三族似未見其掇赫而猶以漏露為不便則況靴事門庭耶惟是朱先生當乞

斬之日猶述陳廡夫壙銘豈壙銘與碑表有間故耶然入都下滿三旬之不便壙銘與碑表似無間此則老峯必能財稟於左右也惟執事諒處焉

答金正平 萬均

前山千仞雪色崢嶸田思曩時有似病後之記痛時也忽得来書永酔仙之詑既娓且美不覺餘醺之滿室也始謂日坐公室酔則或是而仙則未也及以思之雖在喧囂擾扑之中而是非不到何必澗飲休糧而後乃為仙也晦翁嘗訟天上無不識字仙人愚以識字之故知 聖考盛德之不可忘而一脚出門取

困而故乃爲醉仙所笑除是欲學仙須從不識字始
然則晦翁豈欺我哉

答金正平

板橋松栢裡每苦令監之朱墨今來城裡日事膠擾
還爲令監之所苦矣然一半月靜坐神勒寺中時棹
孤舟又西上時左右秋山也自不悪似不虛爲此行
矣　陵誌尚未寫染計將晦前僅畢卧氈上一日奚
翅如三歲也會寧崔生今向座下其所恃而爲生者
只此而已幸須曲念無使遠人狼狽也會寧人又愛
德義則是真無所不愛矣

與趙公舉 師錫 辛亥五月

歲月遷移節序屢更伏惟孝心純至號慕何堪昨歲謹以吊書入褫矣甫後未蒙賜答想見沉滯深愧不敏也彼時猥蒙挽語之托而非但人地俱非所堪衅孽之蹤不敢以名姓叅錯於斯沾之後又記朱夫子有追述於人家奚後者故謹具蕪詞少見平日區區瞻仰之意方謀所以傳上之路矣忽又遭不測罔極之變至勤 聖朝慰諭之恩則魂散魄奪不復以人類自處又何人事之慮及哉及至今日則又恐祥禫倏過終負先大監憐恤傾倒之恩金哀侍繾綣屬托

之義謹以別紙寫呈或冀念哀曲恕寬赦之幸荷也其末篇則賤孫疇錫所次鄙作者也此兒曾於仲氏令監按湖時猥荷垂眷故敢以事契之重而僭率為此幸並垂鑑照餘只祝節哀順變以副遠誠

答李擇之選　壬辰十二月二十三日

前二書並以一幅裁謝其中有一二不宜視人者今書無見領語恐作喬沈也然亦見契義之深厚矣吾年已半世矣多見今人一書稽謝輒止不復也以此益見雅量老成也信後侍奉學況俱勝此中孤負可惜光陰强咏卲子娛老吟只覺硬吻而群益苦以此

知古人娛老者勉力於壯歲以副天分然後怡然而
順安焉而無愧也只祝新禧倍萬

答李擇之

違阻俯仰三載尋常知舊尚欲相聞矧創巨憂苦清
羸獲全慰喜真切而起居之禮乃為賢契所先赧汗
何可勝第以前書三祺乃至後者亦逾日月此復懶
廢裁謝不時雖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則又矣
冬寒猝急緬想侍學俱宜僕凡百不及人惟書史之
外酷愛山水曾與二三人約遊楓岳清緣亦非其分
中路改轍而至煩雅念儘儀徊繆彼中仙寺莫且嘻

嘻乎今年四十六矣顏眸齒髮與年相稱前者乍出喫盡無限生受真皆夢已後者或非夢乎置之勿復道也

答李擇之　甲午七月十八日

昨夜得見退之十二日書甚慰阻懷擇之周歲不相聞昨於尊大府書略致意早晚當徹耳此中以親癠一月奔遑今雖瘳可病根未除憂悶憂悶別紙幸須相議以思善後之策如何天下事聞有好消息只是吾儕先為大驚小怪所打壞真是雪裏凍死而大梳不托讓在別人矣痛歎痛歎

答李擇之　辛丗三月十二日

正月晦間約鎮祺附書矣昧然違失至此茹恨緬想慨然之懷益復難居未知興寢之況如何窃聞季哀巖憲已甚頃瘡隨作云此雖不敢已有先事之憂矣以死傷生禮有明戒切望昆仲以先志相勉並尋可生之路俾無不及之悔如何如何窃恐今亦已晚矣此若不言他日九泉恐無面以相奉也言之至此不覺增涕未知能諒此心否不勝泣禱之至禮狀後紙計不及事故當時不報也大綱是正則小小者雖或不免徑庭不大段事也韓相文字紀于為韓氏力恳

又蒙哀以先意見示何忍不諾耶芝川幽誌近當畢稿以送耳此間事兒子想能言之矣

答李擇之　壬寅六月二十一日

昔者復書趂時披奉誌籤鄙意有相符者或有未然者比以喪威奔遑悲苦兼且病暑揮汗未及筆研之念以是因循此久第戀思則切矣即茲災鬱侍餘諸況如何公擇疣疕一向平復耶時近書冊否此以病昏不得思索於經書早晚閑閱綱目每到危亡交急處忽若身在其時目見其事者凜然粟身而且青也何時得奉從容割此懷耶天下事只有痛哭而已尚

何言尚何言誌鐵仔誄稍涼奉報耳

與李擇之　壬寅十月二十一日

相聞甚踈其勢則然矣第切瞻戀初寒甚緊侍奉如何主簿仕況珍未芑川誌久欲修還而病劣未能今來江上稍得靜隙始得為之謹此封納前月滄丈來就申生家獘被空谷道語故舊不覺沸潸也前日鄙書中事不欲深言故假易象以比類欲左右之自占矣其後來書諭以未能曉破自愧靳辭太過以致左右之勤思今以口授兒子見時如無屬但試叩之所詢疑禮皆甚精切前時禮家成多致過於此窃喜左

右之綿緬及此也比以人家文字殊甚汨沒稍閒奉
報也公擇項腫今已盡平否着書一事正不可忘也
餘歲晏多愛

與李擇之　癸卯六月二十七日

久矣相聞之阻也病也形跡也想宜見諒也即日侍
餘諸況如何表陰舊本依訂以送亦略有改處未知
視舊如何耳某人別紙曾以見示耶此將何以報荅
耶幸詳細密示也厄弟厄弟

荅李擇之

孚翰書筆良謝良謝文膺駿甚駿甚然何幸其事猥

同於寒泉也其時有人偽印畐榜列晦翁及劉平甫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此漢平生妄慕晦翁而一毫不能學故天誘文家俾為此事以為當日之優孟耶可發一大笑也

答李擇之　丁未十月十七日

二炳來傳惠札所恨知在去夏之落便宜矣此亦如是而或甚焉甬仍審侍奉安勝慰喜何極此當時餘疵遇寒頓進最是喉聲幾於啞只恨此病不早生出許多言語也秋間得春兄所示別紙不覺欹枕孤笑搏虎雖是好事今日更下車則為士者得無笑之乎

緒自今幸休其相憂之深也惟是大雪人皆餓獨卧
空山殊少袁公之清致而恐成左樹之霸魂也所托
文字何可暫忘也第侯賤疾之少減耳所詢尹袁家
變禮鄙見與春兄無異但禮經所載以裹抱持之文
未予亦言其可行今日既不能行此則前所云者恐
未免手分現化之歸也悚尺悚尺尹袁處吊書頃為
傳致開見亦無妨

答李擇之　丁未十二月四日

書到自沙忻慰無已所問痘兒四與五孫及曾孫俱
已脫塲私幸私幸方與長次孫来止西山絶頂有似

咲蔣翁計活而只精神筋力漸不如昔時何敢窺他精詣之萬一耶徒學他辛苦有何益哉見蒙說及甚人去就渠自如此干他人何事今世少見得不如此者何足偏責渠之如此耶雖然此問此荅恐皆未為得也歲行將窮惟侍外仕況增珍

別紙

謚號改議也不須說而朱夫子初以文忠後乃去忠為文朱夫子又有駁正張綱之謚識者偉之之語矣然金良璥時改院後獎之說亦不為無見已毋許既之諫戊戌推忠之承每思之未嘗不以為不避也然

則改不改惟觀公私得失之如何耳文字惟者所解之如何經天緯地惟聖者當之道德博聞亦不可容易用之至如錫民爵位不恥下問等云者則亦豈無反以為歉者也又以宋朝大賢言之周程邵皆無文字至於張子則其門人私議時挫其盛美而只曰明誠中而已則不必以文字為挫美之稱也明矣今所擬九議十八解皆是美稱況其首擬是諸葛孔明所自許者則此豈不足盛也惟解中能字之誤則似不可不改然雖改其誤而尚不如范舟奉上之為當則全改其解無乃為得耶愚意之妄則以玉堂副擬為

首而改簡字之解曰孰德不懈則似當矣然泛然觀之則終不如首擬之為美也如何如何楸相末節甚不滿人意一時至以阿順　上意為謗然何可以一事舉平生而棄之況此相是坡門高弟宗與秋浦為游楊而秋既得文則此獨未得似可寃矣然年歲已多改之無乃為難耶如必欲改之則有一焉昔年坡翁時江都債事者（今生存）在玉堂排衆議力主文簡其時楸相甚不平逢人輒曰渠安敢如是然只如是而已終不為一言則其為師門致誠之義終有媿於春元矣左右終欲為楸相一言則須先言楸相之所當

言斯可矣

答李擇之　戊申四月一日

集木之懼非所賀也斬置之事非可憂也只癤頭氷札甚可喜耳尊渭陽事何其漸至不幸耶大抵處謗之道宜遜而不宜瞠也第未知終出于何拗慮拗慮時事不佑旱乾至此賑事無麵公私之憂曷有其拗顛覆之象昭如目見實欲無生耳

答李擇之　戊申五月六日

癤潮之懷老去尤甚昨日忽得褫中書不覺心眼俱開也此纔上第五疏未知此後有何指揮耶疾速蒙

適何幸何幸日夕心禱也比來身病漸緊去夏之症似有復發之兆若然則死無疑矣殊為省事也竹洞昆仲竟至就對師門未曾有此痛歎何挫然終得清脫則幸矣白江日記如果有之則載仲似不如某之左右迷藏豈不為一大左契耶蒙示兩劄令人吐舌未知誰能批解可怕可怕別紙俱在小幅耳前夏連枕時略及某家適庶之事蓋心實憂之左右何以洩之耶其庶雖賢恐不至於喜聞過之地位也

與李擇之　戊申五月十日

前書登照未尊渭陽已出黃沙否收殺如何事之不

幸乃如是耶前留紙地今茲染還暑月醬臡之瓿方好覆濟也前惠清香適小齋新成靜對冊子時手燒一二枚真所謂挹餘馥也但疾勢漸痼其真如屏山消息何屏山疾革有詩云小几清香慰愁絶極知了了萬緣輕侍者惡而請改之先生笑曰此何足諱今日微吟此句真有味也

與李擇之

越絶如鱗羽戀菀戀菀此病雖甚而閑適如在野時可幸上秩既不許改正則贈典獨没之似無說幸於開政日畱之但先人始以褒典贈執義不肖歷善憲

皆無請至崇政始欲以焚黃乞改而請之矣今日之請雖有晦翁事而有違於伊川未知如何並商處之

答李擇之　己酉二月三日

久不相見戀思如川旣奉問書慰荷無量此種種不快復上辟免之章甚悔江外之行復渡清漢也所詢別紙報去未知其人不與世人同苦必稱未乎否耶

與李擇之　己酉二月十一日

內弟外孫一並來訃痛慘不可言所謂外孫卽汝望之孫而養於吾家欲於來月間成婚矣遽爾如此蓋家間只有婦女不能醫藥雖云天命亦由人事自悔

此来無以為懷賤疾四五日前甚苦數日間略有差減之意欲俟日勢稍舒亟尋畝路蓋欲趁亡兒未引前哭送之無耳疾病如許而百事敢人意又見知舊書則庚寅事難保必無一身利害不足言而貽禍宗國豈不是大憂以是欲速毋遲也貞陵劄本申內翰借去不還論徐劄送去芝川誌添改依戒今始拾着則別無大段欠闕處略籤於丁未下矣更示之如何

答李擇之　己酉二月十五日

憂則違之見幾而作此古訓也今日事無益於公有害於私不去何誅徐事雖不如無亦豈大端事耶然

亦可以觀世道矣臺啓之過誠然誠然略下其不然
正符鄙意謹當如示

答李擇之　己酉八月廿一日

曾有書未徹問書復至忻荷忻荷禁直語剌剌此韓
公朝時革而勉遠行者也想其人猶不免剌剌態故
勉以是語今愚則不敢為擇之道之也　太甫事誠
如来諭嘗謂擇之料事多中今日事大異宮村語乃
知　神聖人處置非人之所測度也先銘不敢忘前
書已及之矣

答李擇之　己酉九月五日

秋後安否前書久未報的便難也金某事不記已亥
如何也或無乃書在史官耶幸示及也鄙意所傷恨
者寧遣通判之說宗夔於老先生座下云蓋憤世嫉
險之擇也而此遂成大案之證則此豈非大冤耶然
此等說話豈出於此口之時耶幸一見而滅之

與李擇之別紙　庚戌冬至

饑饉變異不料其此極也此定是不但已者奈何
何

答李擇之　辛亥十二月二十七日

婺婦之憂只增罪戾然此則不悔而只未知語默之

義如何耳日後文字之示謹悉雅意只恐衝口而出終無所斟酌也幸略示遣辭曲折如何大抵　聖意以尹與賊臣打成一片而仍有凶狡禽獸之諭此實所謂並案者也其敢自幸於苟免而泯默耶三賢珠玉謹當如教退溪言行乱秩中未易搜得亦俟日後矣拾遺如未能謄寫須討的便寄来也

答李擇之　癸丑寒食日

同春亡後如西伯亦有慰書而宜有者反不然則不能不致訝也數日前宋炳遠始傳歲前惠書甚媿前訝之輕且妄而亦意愚之見訝無異愚之昔者也同

春之疾固意其難醫而尚冀其毅年持支矣今則萬事已矣追念平生每有枕邊之淚而已今則即遠有日尤覺悼愴之新耳先表炳遠謂謁求不得必於喪故蒼黃之際被散遂而然也當時此兄以草本見示可議者甚多　　失表體妄以已意指告矣未知其奉送者是或改定者也或非也如有謄本須更投示也為行節祀無欲臨訣燕壙自山出來才數日餘矣仍又欲自燕入山為夏秋計耳

答李擇之　癸丑五月三日

頃復良荷浦事非惟力之不贍亦有一吉之慮而止

亦欲轉入深處故耳　先陵事日夕憂隕又日聞今事皆咎賤臣諫用水原之致今事果由於此則雖萬被刑誅而宗所甘心也先表一一勘訂因春兄諸抱呈去其所從違後便示及也

答李擇之　癸丑八月一日

自聞　國有緬禮行謀已定然既入之後事有不可知者則　先王陵寢之地慮或終不可見故路由黃驪昨已奉審見來蕭寺以待疏批之下矣路中得見前月十五日惠書備悉示諭欣幸欣幸此所有胃症今夏忒甚今茲行役之餘旅食又不如在家之時陡

覺病日進此悶不可言耳三件別紙披復再三矣前日鄙書依示還納即今妄訐只有蒙遮則入城泚筆不然則回留此地以待廞衛臨堩之日自盡餘慟於路左而歸此外更無他念也

答李擇之　癸丑九月十日

祗伏　陵前日夕瞻依然旅懷牢落攸思日切忽於此際累牘入眼仍有數種冊子無非豁眸之資不覺羈魂之嗖醒也所諭當一皆承副耳第聞昨日榻前說話有不可不使聞之者而不以示及何也蓋於其從子來時說盡前後事無乃此時有妄發觸忤其意而

使至此耶在我道理不可淹留於此切欲泝流稍東以俟啓期而伏哭於路左然不可無一言於　聖主矣無乃衝口而出以惹一場不精耶幸財示可否也

與李擇之　癸丑九月十一日

昨書忘辛其蒙登照否所聞漸可異最是莫敢搞其非一句或云表石或云閔喪未知誰是今日治巩明日封上回欲稍向上流以避其鋒而解題未見可欝来見者頗言出於其姻家而從予無閔云尤可駭怖豈以我為逞細觀望者耶可笑凡百須仔細示及也

答李擇之　癸丑九月十二日

鄙書昨者遲鷄而蕤而夕間始達則誠是恠事然下
輩之不世情何敢望也即奉耑回何感如之承旨只
来傳　聖教而已欲聞其時說話則其時不在未得
其詳云奈何苦待重叔之示及耳前日劄批是改本
云而初本亦不得聞真是聾瞶也上流之計已於承
旨書啓草略陳姑停之意矣天郎酬酢多不能盡記
然大槩則自慎老下去以至隧道及公私論禮事也
其詳當早晚面悉矣重叔處宜速不宜緩之意更申
之如何

答李擇之　甲寅二月四日

即拜元月十三日惠書備悉縷縷示諭足忘沉痾所在也此雖無痛楚之症而食飲全廢元非餐霞之人其能久於世耶時事紛紛未有了期而此漢蹤跡不能不忝於其間每念同春令人起想也惟是昭陽江上鴟鴞盟寒則賤心稍安也灣書荅去須與入襆也此外只祝趁此暇時日課文字以培壅本根以須時用

別紙

乙巳諸書謹當於今月內如命也思蚊事似是近故李相家人也其人自構疏赴李相奚所則學士公見

而大罵曰與國舅相比陷人而可以自解於公議耶
其人即赧然而退云云矣有一族人亦與嶺李為族
到其家時郭姓人亦至李陽若謝絶者然未知此是
其渭陽已敗之後耶鵞孫提起辛卯事而吾輩不敢
說出云者未曉來意所在後便幸示之其疏無由得
見並投之窃聞東陵公子疏並詆賤身甚慘云而亦
未得見亦覓示之賤疏再上於歲後者諸意以為
聖上誠心開釋而無一言陳白則實非道理云云故
敢為略布心腸則揆公度支皆謂此當感回天心未
知然否鄉里一侍從則以為當復激一層亦未知如

何也恩例之辟今番亦未得蒙許則後當請免耶商示也

與李擇之　甲寅三月四日

慈聖之慟遐通同切此迫於諸人之敦勉力疾西上中路病劇昨纔退敢唇舌想必不恕矣第思擇之前書猶以去年之行為不必行況在今日不能無間此後去就又當如何幸商教之俾無迷惑如何揆路書有后平疏尤不忍聞之語其疏本可得見否舊怒不已新噬方起杜門待勘之外恐無他宜也

答李擇之　甲寅八月五日

示諭備悉當初心極不安不敢安坐終有此行然宗無欲露此情以冀朝家處分之心耳第滯留於此宗曰疾病而又非旬望可已者勢將仍伏於此以待事之結局而已萬一不得已而進步則弓村誠好不必借占他舍矣藥亦只告兵書可矣如槽令所爲則非知我心者也喉舌之諭此以事體之常言之矣近事豈可以常規揣度哉比者朴進善可懲也大抵此地是從前信宿優游之所而兼是壽藏也去就遲速無甚窒礙只主令不亟來不亟問則庶矣

答李擇之　甲寅八月十日

方此待罪而遽以　大行爲無所能無所知自同於無罪之臣未知如何已以不敢入之意回達矣

答李擇之　甲寅十二月七日

即奉褫中書銘佩無已此自求此心之所安來在湖界缺以俟嚴誅既爲席藁之人則一步何可移只當於十一十三日望哭於山谷中耳論罪遲速本不關事只戴吾頭以待矣

答李擇之別紙　甲寅正二月間

別紙備悉然推本而言則　聖考誤招不必招之人賤臣謬膺不必膺之命今之二不必是一串事今之

可悔在於前而不在於後也第江上文字只是終畢
斬送大磨勘事故所付史官語只如此而已雖被果
上十二罪正不必開吻矣然今日有二種論議一則
是来諭之說而略有曲折一則以為自　上既以不
平之發為教則為臣子者何敢不為下白而泯默乎
近者又有一種論議自輦下来以為　聖上既開陳
說破無復餘蘊自下亦當擡盡誠悃上下洞然共享
和平之福可也此言最甚新奇凡茍三說者未知孰
是而其後二說則精力如此雖欲從之亦未由也甫
曾聞鵜猱上章伸下其祖若是只訟比儀非倫則容

或可也若或從頭論下為牛溪為敵手則恐有無限事端甚可慮也挑發事機拱手旁觀在左右則得矣

答李擇之　乙卯三月一日

前書到來太晚未知行李已發耶曾於崔德山世慶行附呈黃稿矣未見見領語無乃浮沉耶此疾勢漸劇去歲聞昭陽背疽戲謂一番人聞之必以為憂煎而然也不謂今日乃在吾邊也然若渝其本色則亦為安石之罪人矣此則寔不然也書冊奉告於伯氏書矣曾見石室大爺耽羅錄所記獘瘼甚詳而其中搥鰒為最未知今亦然否漢挐白庶事甚奇到彼更

訪其真贋而示之如何朝報疏劄依示送留

答李擇之　乙卯八月十九日

懷仁李生不知誰人前書尚未見矣數日前花山褫到後出者知以晦初北去此後益復杳然矣以邪攻邪羸則復合自其本色固非外人之所知惟自謂正者不入則似可而風吹草動自昔所歎亦復奈何耳別紙謹悉然坐在此裏之後惟光城一番見問而亦安否字而已所慮者過慮矣

答李擇之　乙卯九月二十三日

前後兩書次第傳來矣此於前月以一書及朴公榮

臣銘入褫則行旆已遠云矣即日起居如何最可怕者風土也此自前月初手指已不能屈伸其後指骨頓起今則漸高而唾血腹痛次第發作每羨春兄長卧無知今不須復羨而當為後来者所羨矣

答李擇之　乙卯十月十四日

仲秋得一士友書為說鯨波不能殺故欲借北瘴愚笑答以為天下遠惡皆不能殺元城而今事適與清翁相符此令所得多矣亟以一書入京褫則永台報以行已有日將追送之云矣今茲朴儉還承拜惠札欣寫不可言在北時見彼中士人受土崇者極令人

駭頹未知可以觝敵否此最可慎者而不可徒付於命也此初來絕無外撓看書甚專自幸庶収桑榆之功矣忽自八月指骨突出咳數而血唾今則腹痛甚苦其為水土之症無疑矣方服湯劑而未知奏效否也

答李擇之　丙辰四月一日

戀中見書飲水救暍猶為歇後語也賤疾傍人不覺而自覺其漸加諸症中唾血下泄最苦耳惠貺依頒獘裘備悉以此蒙戎欲得走及奔馬之上品此何異童男女求不死藥也然彼則不返而此則還皈反復

勝耶好笑好笑前紙染還

與李擇之別紙　丙辰六月八日

昔年先大爺按湖西時以歐打妻母受刑者乃靜叔妹婿鄭墉也墉是纘男之妹子而凶悖無比今者乘勢作挐沃川儒生十六人枷頭械手於營門者月餘而六人竟配關西及熊川泗川正論之屈抑甚於弘瞻時矣奈何奈何聞狗也淫奸之狀浪藉云此或不實則彼或因此而并諱其宗犯矣元佑諸賢以口語罪蔡確則朱先生雖快確之被罪而亦以元佑為未善矣令監凡於事理務盡精審未知於此所見如何

頗聞之朱先生於慶元時不必攻小人而只斥僞流之失脚未知今日之附彼者幾許所聞多而虛宗相半頗聞的確之論朱先生不攻小人者以為小人為愚自其本色無足怪者惟士流而失身者為可愚故先生一一不放過矣

韓信齋事宗恭侯問示耳牧隱事市南每言終始大節明白無如此老同春亦言布衣絛帶揖讓於人主之前雖欲無死得乎愚自少睽袂於其後承家見其家乘而耳熟其誦習之言而今二友之言又如此故信筆鋪敘略無斟酌矣昔者一兩年久在驪浦驪人

及山僧輩皆指其所謂燕灘者而曰此牧隱飲酒畢命之處也由是益信前聞之不妄矣今來示如此不勝愕然之至幸一一考證以示如何如何尊丈大爺每教以易欺者莫如俑也至今追思益覺其對症之良劑只有愴訟而已

答李擇之　丙辰六月十六日

纔回臨瀛便略有候書即奉前月廿五日惠書備悉累紙示諭喜豁無已第清翁璧上語云云前者奉問甚勤而今未見答未免悶鬱耳此疏餘憊劣尚未甦蕘日夕頹卧所謂半屍者好著題耳茲又聞沃川儒

生堅守老先生及同春論議者竟被遠謫至於六人之多而彼肆惡者是廢毋餘孽此又可愕甬然方伯反以凶徒目沃儒然則纘男閔藻頤爲正論人耶極爲　聖朝慨歎也患貺珎荷景能在時逐月助以米斗自其去後家弟輩亦以喪葬不得相濡矣今茲所得雖不依元數而可延十許日矣橫渠所謂口自討喫者真不虛耳粟谷狀草猶是昔年從慎老略加修整者茲者更爲校證還奉日錄亦附跋耳松江遺稿未及看過耳

答李擇之別紙　丙辰八月既望

牧隱事蒙此詳示甚荷甚幸嘗於其後商處見所記小文守以牧隱見褐於其廢處之所而堂諫論罪之啓辟也昔聞光海之西去也守夢言於諸公曰吾輩臣事幾年義當哭送諸公相顧失色云云牧隱之能辨此事豈非大忠大節忘生取死之義乎以故斬以為革除之後亦能不貳其心也今此所示鑿鑿有據雖其于孫亦將諱不得矣恨其不能早知而碑陰撰定時若是其放過也事未三百年事宗有如此之忝錯則其毀千年故紙上事又可盡信耶以今事理言之則只當追記後說以遺于孫以續當時妄作之罪

耳賊身之爲韓信齋彌甥已叩其後裔耶後便示之来示所謂李槩亶癸甲黨論時所稱白松鵲者耶若是則其言益何足信也今其子孫誰也示之

別紙

墉事欲詳其顛末則深爲静叔家愢顔也墉也以續男姊子自少廢　母之論極峻又多悖行反正之後誰肯與之連親惟静妹僅成摸様故强與之議則泉州丈力争以爲不可其主翁曰吾所有如此難與無故人作對矣且彼有數百奴婢可以伏此而爲生矣泉丈猶力争而不能得其後墉也與全彭昤之玄孫世

樑同以牛賊被告於人先大監令律官治全以牛賊而治墉以歐打妻母自是尤不敢與人齒及其喪妻遂娶被虜人年近四十者其自處槩可知矣故今番上疏亦不敢露其姓名只以其子代之及得 聖批及該曹回啓然後便攘臂奮起凡千呈文通文無不自當又以好身手奴婢為啗人蔑身之資而遂為邯鄲之押客往來無間如幼學郭櫓自以彭岭外裔無所與院享之論只以言墉陰事故櫓證墉有齊襄雄孤之事云墉也密言於邯鄲使同呈文諸生着枷嚴囚月餘日而竟至同被竄謫墉則不足言而邯鄲亦甚無據矣沃

院事始於文元老先生中間白江下手未了而去營
潛谷甚費心力然只以重峯位版不與全郭連設澤
堂為宗伯時致力於重峯新祠甚至當時文字皆出
其手其後同春竟申老先生議撤去全郭之祠沃儒
不量時勢誤以為諸老致意之處萬無不勝之理遂
與壑相抗而致有奇禍其愚誠可哀而其情則殊可
恕矣聞其六人之謫者困不可生活云昔西山之謫
去也朱子轉囑於人使之陰護其家此宗義理之所
當而非俠客之意思也今日誰為任此責者本兵若
念乃祖之意則庶不至恝然而此時人情何可信也

當言與否只在左右商量而已

故李宗彥重峯先生之門人也其孫生員景華最於院事主張而墉也不敢下手者李以同里之人熟知其雄狐之事故今春率其三子夜乞李曰君若不言吾事則吾亦脫君於方伯矣李掉頭不許終夜哀乞然後始許之故李終脫禍網矣然不知其言之出自郭櫓其亦愚矣

答李擇之　丙辰十月七日

前月復書謂已登徹矣承知尚未也可知道塗之遥覺而情問如朝暮蓑者尒所有土疾如漆洗污寧有

可去之日牧老云云敢不依教錄示一冊極用跂企
速蜀之尤幸也白鶴之醜詆衆翁其理則然何足恠
乎壩之為愚他人果無奈何而為其太守者亦受其
面辱父兄而亦且垂頭喪氣如喫飴餬此為可憐耳
然若視被民扯頰而愈益親密者則有間矣大槩世
道至此可為寒心耳本兵云云果如所示則甚乖先
法矣少時每仰乃祖潛公力詆弘瞻而躬耕山谷中
也今日顧乃謂余有後乎可歎可歎鉄時已知其為
貴人矣朱先生嘗與門人議作聚星蜀以闡陳荀事
跡於世去夏欲為效嚬仍付先生貢一通於其下以

此相議則欣然傾聽即使幕下為一樣子寫原贇以示曰頓依此寫送則當彌縫印出分贈於士友間矣愚即如其言而其贇中有陳公吊豎全邦語蓋其時邦人將被窆者淫禍陳公往吊其窆以解之故先生稱之矣然此非君子之所為而先生稱之必有深意而見者不察則恐為世道之害故其原贇之下並寫先生嘗駁吊豎之說及南軒勉齋駁正之語以送之蓋其時雲路吉甫纔進趙豎用事之說而臺劾重發故渠使惶駁而還報曰此附著之說甚犯時諱請削去而吏為單書原贇愚以為此事不為則已為之則

此不可削也適金成川延之與其芸閣哥來見遂與語及則荅謂元有此意思而未果畋即畐之云矣遂報其人書以為適有他人任之者令不必為之云矣以此明知其所存於內者非必正直之守也今不待出場而可知其好出場也厥後延之亦報曰初欲為印本廣傳於世矣更思之則以附說之故想少好看者而或曰以媒秋未可知也故欲為生畫及寫本只示於可示之家而已未幾以一件見示而曰可示處絕少甚可歎也未知作得幾件示諸何等人也朱先生當黨禍時與人書曰為世道人物不能不耿耿豈

謂今日身親見之也所惠粮饌藥材適值頓乏之時雖幸而亦甚悚息

答李擇之　丙辰十一月五日

賤疾遇寒仍有瑟縮之候方此坯蟄意甚無聊忽奉來書喜慰亡量藥材適到此際庶可收效只恐鼎器已破龍虎難成耳生銀尤切於土崇但薏苡變為明珠則此生者轉成煆者亦非難事可一笑總希默諒

答李擇之別紙

今日令人喟然而長歎者孝全之子始詆退栗牛三先生遂及於朱夫子終至於不諱孔聖名而醜辱孔

聖之柳姓亦蒙陞擢此宗斯文之大厄　孝考朝李枝茂以論學毋于上進則手以授賤臣曰莫或有違於朱子說否今至　神祘而乃見邪說淄天此何理耶　孝考一以明天理正人心為主嘗咨白江疏曰至痛在心日暮道遠不得不已今乃以　皇明昭雪仁祖之誣為辱而必復昭雪於醜虜僅有一豁衅抗論且終始主和之人歷三朝而皆為士論所棄不敢有庭亭之議矣及至今日乃有無上之褒美遂為聖代宗臣而一二名宰素稱錚錚者又不能住脚為其人致力猶恐不及而乃援尊家為重以為貰持之計

自此以後則三學士宗為銘名之人如頌許所言而節義為冢土矣此何世道耶三學士傳分明失宗者則已改之矣

答李擇之　丙辰間

草廬嘗言諸閔於其先大夫文字中削去言及狗洞者如此而復與狗交歡則於事親之道為未安矣此言亦有理去秋得仲閔書其絕之也深矣曾聞斯令於其先大夫文字極論狗洞之不善矣即聞其甚相與憤篤此與諸閔相懸也左右之斯令隋城之陽川何如是耶切勿示人

答李擇之別紙　丁巳六月十四日

曾於辛丑　太廟祧遷時曰議及而有献矣即聞尙尹上疏論斥添一罪案未知其說如何其疏本無路得見早晚示及幸甚

答李擇之　己未正月四日

家弟来傳前瞻廿三書知已視篆于沃州道途稍近於前此為少幸耳即惟歲改侍奉政況增福峽裏事暇可以觀書優學之望誠不淺淺也此去冬以来寢食益不甘今則幾於專廢此後事只俟符到之日耳

與李擇之　己未十二月廿八日

復初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不知何以堪忍病不能扶持沒不得襲斂不知何以為懷大抵天意只欲盡劉一番人而後已是曷故焉只是莫與問為可恨耳惟世道朋友之托不細節哀自保以慰遠懷千萬泣祝之至

答李擇之　庚申四月四日

二月十六日書昨暮承領曾有慰札而無關聽語豈滯於中間耶此漸覺病痼暴下無數極知難久也已丑小冊隨來于此盖欲勉松商錄藏一本故遲還矣趙宋時人文法金延之記錄中語也其弟容或有不

知者矣累紙及真贊已皆依命而此便不敢送當附長城第之敢矣已丑亦然也幸托端的人取去如何

與李擇之　庚申四月七日

歸秩已幾日侍歡可想而奈如少一人之慟耶悲予悲子月初小紙自学傳去否此日覺病進及冬恐未易也寘莫無知不是惡事只恨孤負少壯時節終未得有聞也真贊表額今日石潭旁潤呈納此公不畏所可畏其過卓契悃遠甚矣試進而問之必能言此間事矣

答李澤之　庚申八月九日

中外喧騰山川阻深未遼一念之飛馳忽於非意再承問書具慰慈渴如何可言此姑擬處靜看書以窺一斑於未死之前矣隨分膠擾虛負餘日可歎也已破戒作此未及百一惟冀諒察

答李擇之　庚申十二月十七日

問書多荷此久未趨命而恩旨沓至日夕皇隕別紙謹悉只尋訪之人衆於充堂何暇治筆研耶僅偷丁暇草呈少跋如不以為不可用則當浼還原本矣魚雄珍謝鄭疏故為迷乱之語然細觀其意脉則全是不見備要之說也其說如此則此永為造言之人矣

令監始結之而終不解何也好笑好笑

答李擇之　庚申十二月廿一日

昨書擾未復深恨深恨聞辭朝不遠非復離別時豈但衰暮人所歎也貽書鄭相云云當時海上書札兩三月一至故至必數百幅而索答甚急例必倉皇忙乱其時貽書與否亦不記得況其話語耶只鄭疏後相公書約綽於心中耳

答李擇之　癸亥三月五日

昨日只見頽色病懷益不佳離席而書又至暮燈好照字也昨者羽台力舉朴令所啓請囑之獎其意將

欲以此禦人也旋舉坼窠以為某令有言愚笑曰此則非請囑耶一坐皆笑矣不料此台曰戲為戲而令監又曰戲中之戲以成真豈所謂德人用蘓張也者耶小紙奉呈一笑以投彼也

答李擇之　甲子至月

病裡思想一倍常時忽此書来頓覺心神之并豁也此間兒疾緊歇相仍窃恐真元日耗漸至於不可為之域以此日夜燭煎全忘已病之危苦也窮峽深深荒村無主祖孫相守愍然對愁所歎者苦海之無岸也去就之諭甚荷牖迷第少輩之相親者皆恐其入

来而老成之論亦恐其不入来自無定見方此首鼠
如体元諸人蓋恐一番人喜得一話語也大抵此事
當誅兩病向已然後可議姑不能措諸意間也来既
以主家貧甚不免招取吹人作一新計活此時永此
誠為切要而亦不能安也退門語錄授還時幸付端
的人俾免他處至幸至幸

與李擇之別紙

畢齋初謚文忠則其後復爵時何不并復其謚而改
謚文簡耶必有曲折而不敢知聞本家神主則書以
文忠書院位版則書以文簡此又不可知者畢齋雖

曰大有功於斯文既不與　聖廡從祀又非　宗廟配享則至今不祧其主未知如何抑有可據前例耶茲聞嶺南將請老先生從祀意則　每以為非時而亦難止過窃惟老先生廟享之期將止於金鎮泰此時祧否當如何處之今日畢齋事便有些意思故敢稟須深思下示如何

與金永叔　萬基

君父之喪一也君使之召還則還不召則不敢還似可通看故昨日錄奉矣出使而遭君喪之禮未之考見許掌令所引未知出於何書而似亦不著題矣如

得明證則追後奉呈耳

答金永叔

聖意益勤而時事如許忽忽不樂寧欲高飛遠走而不可得耳來書諸公所言亦相符矣但李翔甫令已遁走学相亦將出郊此獨帖耳不動可乎非但事理宜然京中不悅者必藉此為好題目不亦難乎然亦非欲令明出去當視学爺為去留耳

答金永叔

書至慰喜此所患日深自慮則多矣今日去就毋論他事既被誉斥難可強顏耳聞元凱使之改書以来

云若然則方是游穀中物而彼言之比前緊歇又未可知不如乘此機會力辭必得之為愈也聞今日大臣將入對云若知鄙意已定則措辭啓遞宗便於公私幸以此意急通於鄭應教使之周旋如何三疏今將入送矣服制等事不措意間久矣

與金永叔

久欲見決而宗以疾勢沉痼遇寒之後如在陵陰暫出門庭試之者數矣稍俟可乘可搭則即不俟日矣丁事自我輩先為下手他人尚何咎哉處置又當於本館亦一不幸也尹諫既自證之難可以為不宗矣然

曾聞杜侄之言則尹判以為黃果來分疏吾甚苦之不為審聽其言云云而今乃並與黃而疏之然則尹諫之啓亦不可準信且分疏於尹宅之說縱使孟浪稠中相詰之說果若不虛則十手難掩不亦難乎鄙意須十分詳審無甚立落則庶乎寡過而於尹雖不大勝亦不大敗矣若明知虛窄則決不可自欺而欺君嫌不可避而私亦不可顧矣然此所關非細須問于迂耶而處之如何如何

與金永叔

賤疾少無退意悶苦悶苦金吾得免如嘗下候第奉

聖批不覺涕血交頤也乞身之章誠迫於金吾不得已出此計今當停止矣羽疏聞之驚駭少輩之不諒人意如此可歎以循例之請得命誠難然首揆之意以伏閤未悄為難收殺云在下者似難爭出頭角矣左揆之入辟說殊多然終無端的指了之言了之自處亦難矣收司之律誠是苦事然姑當耐嘿如含飴也本館或講院有馬史見借如何羽疏蒙示也

與金永叔

新正仕餘諸況如何戀潮日深此身敗山澗名在齒牙真所謂麻走山林命懸庖廚者也亦任之而已草

兄正以此時不得不出義理隨人而變古亦然矣朱子宗紀五冊內二冊先覩三冊則俟勘訖續還也丁公及敀聞之今日亦晚矣吾輩正皆聾矣不料人心之至此也

答金永叔　庚子六月初一日

三書前後來到慰寫之懷不可言喻近事宗係運氣豈人力所及哉唯是草兄際遇方隆豈不深喜而尚未若憂心之深也須竭精相助俾不狼狽於去就之義如何如何迂相在時恳恳於吾輩者唯在於此耳賤疾此甚不免津取兒子而日勢如許極念極念曾

答判官兄書告為相議於左右其果然乎

答金永叔

戀中遠荷書問慰寫不可言此病而已如是可以盡年而簪履舊物　聖上未忍終弃恩旨頻仍皇厂無已貴從之厄事在既往以作他山之石亦豈玉成之資耶昨来相守着得大學書其見解宗不易得若漸漸向裏則豈勝幸甚正平得一宵枕上語而病未穩洽可歎

與金永叔

近甚阻音戀思可言寒事陡劇侍餘仕況如何此長

處山間與人罕接時取經史看過一兩紙不至全然
無事矣惟是憂慮之端不翅如麻朝家事未暇及矣
浮言日起使人易眩其間顯有傾危諂閒者人人難
望區史而公家敗症不待明醫而皆知先期不遠彼
二豎者拍手蹈足以幸於無幸豈不大可寒心哉所
恃者公及季明而已可以血誠救藥不至全敗耶每
中夜無眠不覺起坐而歎歎耳晦翁謂鄉里雖窮寂
却無鬧是非是可樂也今之鄉里却不如此未知何
處是穩靜田地耶自謀之餘幸一言見教也

无菴先生後集卷十五

書

與金永叔　庚寅十二月二十八日

迭聞頻侍　筵席竭忠補益此宜其時咻切賀賀此獲家宬念特許所請得以安意屏伏私幸無任只是仍轉一間之地卒妨大政悚惕之心猶未已也加以大病之餘元氣如線扶杖出門必伺温日而能下此豈久長消息耶別紙須挫善處俾於彼此之間絶無艱迭可也此事久惱於心而無可告語者意謂左右雖不能必如人意亦必不容易直截以害於人耳

與金永叔　辛丑二月三日

日来安否如何老去情懷無日不相思也聞已入銓慣知此物事不頓逢者可念可念曾有一書仍胎別紙宜有反復者未知免得喬沉否頗苦比日聞問甚踈也虜酋殞命天下幸甚惜乎其不早不令　先大王見之言至於此又不覺淚昏也

與金永叔　壬寅十二月十五日

昨修書以非的便有不得報者可恨吾於某以情以義豈忍少歇只以其孤蹤弱植又以言直觸犯衆怒將不能立脚又有加於此者難保其必無故適某人

下来時自我先言善處之意則渠亦大以爲然彼亦豈有相害之心哉不過如吾意耳然其執語若如外人所疑則果未安矣後便須密示之須勸其平心以處雖不得一麾每令其多在郊庄至佳

答金永叔　乙巳五月十八日

行朝見問書甚慰戀思示諭亦奉悉　聖上前後教諭極其勤恳非不欲以死仰承而方生之說往而益甚誠不敢束緼而赴火也第於駐伏申諭之時迫於嚴威謹對以隨後進赴之意故来到圻郊進疏而敢紛紜之說固知其不免矣此夏節例有暴下之症去

年用成後龍治方而得甦前症今已復作矣曾以所
入材料錄付潭令行矣未知見否如或可副須付懷
德官便如何令季及第豈不喜幸而其憂亦深矣

與金永叔　乙巳十一月一日

曾以季寢即事冒煩有說矣未及傳徹耶非謂渠所
為之善也不過偶然妄發而彼聽之者太肆其悖以
至於秋毫為太山矣今若自公深治則不但渠甚可
憐在我亦豈能安耶此漢本不賴於口矣今使彼憐
靴此以攻我以為假手報怨則將何說而辟耶去歲
屠牛事果甚不韙然在我則只合默默故終於默默

不欲為吃鶩之牛矣不料無等大罵於稠中使我至
今取困常謂無等愛之適所以害之也且今日論此
與否若大有所關則不暇顧他一覓鴈去留有何損
益而必為此紛紜也渠復欲上去韋須財恕無使無
事中生事至祝至祝且嶺題固可駁壯榜是為美乎
論此而捨彼豈得為公論乎世道一至於此以公筆
手恐無如之何矣何不逕為引退之計耶與其顛沛
於末流而不知所濟孰若早為之所乎不勝憂慮之
至謹此傾倒須商量審處也壯榜云者乃妓榜也此
古今未聞事也與貞事并起亦可恠也

答金永叔　丙午四月十日

承五日書恭審行宮起居欣慰欣慰史官回鄙書想徹矣今日嶺人之論鄙罪宗無將不道之援名雖蒙聖明痛斥然豈皆以　聖明之斥猒於其心哉嶺人再舉之議方闊然而臺啓方張兼且對疏之論峻發此時何敢自露於　仙仗之間哉諸友則與我自別而彼疏中等之一字而已終無舉名詬辱之事只當如首揆一番陳情之後即為趨班耳沂相相念之意極可感從當自此作書並荅貞相書幸以此先報如何吾之來此蓋為懷鄉無食此處則先墓下有些少

粮資無且所居深僻頓無人事可以着書又以方州
無且營門則可以裨得行朝起居之真也如無他故
則仍欲數年住此了得殘書耳

與金永叔別紙　丙午四月十三日

窃有所稟去歲臨浴致效當有報賽灵泉之禮而
大駕回旋之後問之真人則答云不舉亟與士民之
来浴者作文焚香羅拜告謝其時德山宰想能記其
事矣未知今當則將如何朱子於祈雨祈晴有應則
必有謝之之禮廣佑廟謝雨文云天久不雨苗之秀
而將実者秋陽暴之日以焦枯田將無以為收人將

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兮兄弟是用不遑啓居吏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岡陵漸潤草木藩滋就是嘉生而不豊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修故常秖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頌也又豊利侯謝晴文云乃者以水濟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郭氛翳使麥收稻植人得遑其溝壑之憂熹等敢不躬拜祠下跪薦牲酒以荅灵貺惟神顧歆終此大恩脊以豊年駈其厲鬼俾我民

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為無窮其
食於茲土為無悃又尚書洛誥周公請于成王肇稱
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蓋周公欲成王始舉盛禮
雖不載於祀典之文者皆當序而祭之先儒論此曰
有告焉有報焉而賜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又曰
人主新臨新邑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
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
皆有孚顒若收其效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
道莫過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蓋自周公以至朱
子皆如此今日報事誠不可已況　慈殿之症收效

於此則　聖上尤不可不舉也行朝如未有此議幸以此啓請行之如何然切勿以為此議出於我也罪戾之蹤添得干預朝政之目矣

答金永叔　己酉六月四日

即拜今月初一日復書欣寫無已此間昨又蒙近侍臨諭足疾適有外見者引此為解如更有　敦勉之舉則當引貞相劄自劾請辭終或無之亦當於　回鑾之際進一疏陳情而第恐說話衝口以傷人與己也前志云云問於重叔則報以不必然之義故方持兩端然心中本不能平一朝觸動恐不得自遏也如

何如何正平聞其甚病可慮可慮萬培令如何春兄之劄靳批至此而不悅者踴躍不可暫留也幸以此警飭也此則屢有苦口而不見信矣

答金永叔　己酉六月十九日

非意州史傳到今月初七日惠書如對顏範極慰懇思此不堪村閭之蒸鬱來處清州之華陽洞適值大雨潦水籠山數旬不聞人聲深恨不早為此計也所規二事深見見愛之深也第文字上時亦知有相校之嫌而春秋有曰事而見之例如不因其義理之云而明之則無時可明故敢及之舉世呶呶則已料之

矣其爺云云適地主來傳所聞曰以戲語酬酢矣至今思之則橫渠東銘之戒正是治病之藥石也然其亦豈不當有所戒耶如有所聞續賜砭證不殫改也

與金永叔　庚戌六月二十四日

暑雨侍餘仕況偕勝此尚免餓死喻分多矣他不敢問欲知愁絶字此是愁緒絶盡之意耶抑極甚之意耶古今詩家用各不同幸攷示如何杜詩咏懷嘍囉大鯨愚意嘍囉指時人大鯨是自喻矣註說似未安未知高意如何此等雖一日十反無害於義故謾及之耳

家弟轉示了渓別紙備悉其意矣其中宜有復者其曰竹洞諸人俱不無憤慨於此漢者未知果然否乎果有憤慨之心而不言於我則諸賢之待我不其甚薄矣乎未知諸賢其果然乎不勝驚愕失圖也至於金閔之疏挫非好消息此漢雖處閑地每不覺憂歎矣去歲草兄啟自京裡而為說今行問於永令兄弟則往来之言真孟浪也此兄弟如此則其說自當消磨云大抵鄙意則以為今日令監諸人可與同為國事者非諸閔乎閔曾於關東事其疏陳之說誠有所

不滿於人意者然視諸人終始旁觀而默默者則何可同日語也曰此不滿而遂成仇怨果是當理之舉乎其在今日則貴家可謂隆盛矣將以令而求合於閔乎以閔而求合於令乎其在令之道當不瞬吐握收聚人才以奬王室雖勞且苦有不可顧者矣而如使閔慕勢利冒諸人之怒罵徇苟於令家則人不唾而徇食其餘乎吾有此意故嘗與少輩略為此說蓋欲令之為其所當為者矣苟者丁溪大以此言為慢非鄙意之所敢知也至其書札偏頗於一邊云者亦不知宗事而然也愚本不喜人事往復令之所知也

昔年尹吉甫戒以須鄉自鄉而京自京不相干涉可
也此言殊有理故尤以為眼膺之地又遣黃壻李碩
馥之誣則尤不欲以姓名入於簿籙之下矣然人以
誠問之則亦不欲昧然無答故時有所酬酢矣何獨
於諸閔相絕而有問不答耶如今監則一歲一問亦
幸有之有問則此覺心眼俱開必覓便而奉答亦有
時先自作書者矣此則令之所知也以去秋疫事時
言之則令之於豚兒其初固不如右揆之於炳遠而
其後終無相問之事至於渠有怨憾之言於竹洞然
後令始來見而作書於愚如景能則痛拒豚兒代直

之忌以豚記言之則固當不待請代而往先去出而
不知出此則倉卒誤錯之致也然景能之事則亦有
所不曉者矣至於關西則千里馳書其所愍恤之至
不翅如已事者非止一二至聞其事之結局而後已
而其仲則欲迎於中路此兄弟從前相孚而及乎危
迫之時其相恤如此在我之道其可無往來相報之
義耶景能非但如此至今不相問此何道理耶其伯
下來之日流連於清州衙內而咫尺華陽終不相問
此亦有不可知者矣丁溪乃以姜月塘懷之月塘亦
如是乎俞賢之視我如是而我則不忍少異於平日

去臘不有嫌碍而以一家事相托自頤吾心斷無他
腸而丫書如是不亦異乎至於大禮時從儉之說是
丫溪之所大攻然愚豈欲令之遽以肺腑自處凡干
內間事一切干與耶竊觀國典嘉禮儀物極其簡省
而末流只從宮人口舌其濫觴至不可說今日內間
儀物令雖無如之何而至於自令家所供之事胡為
而不可節約耶戊巳年中適當興平尚主時吾勉原
乎以極當從儉則荅謂當服膺矣其後見語以為今
番掖庭人所供皆以豆末為果而用之云未知其一
一皆如是然以事理言之則必不至全然無是故原

相之言如是今於嘉禮時私供之物一從國典儀註而不從宮人之言則以　聖上慈儉之德豈至於有所譴責耶至其所謂何不自為疏力陳之云者是乃不平憤激之所發也吾之今日微跡果可以為是耶目今餓殍之盜賊之發至不可言而只以朝廷之所厭聞故方伯守令里正次第不以聞而　主上無由得知此宗痛疾憤慨之甚者故鄉人之愚昧者曰責之以不為一言以聞於　上若春兄以為何不言於方伯或永令愚以為令之力姑為微瑣而且聞方辟籌司則言之無益故只略及於方伯答書中矣此

事所係甚大不敢遽爾容喙況其餘子不謂丁溪而有此激厲之言也至於責以師門恩義之言則誠至論也敢不服膺然此亦有說焉朱子於屏山是韋齋遺托之師也朱子就居劉氏之傍四十年而至作卓夫人書又於平甫血誠相規而至於自劉氏移考亭乃有時移事往存沒未安之語而不肖留則其不苟於人情如是矣其於延平則至以為繼於孔子之統其尊之也至矣然其子信甫昵比權奸則托於知舊使譽欲之而曰從不能面戈奮擊且得不為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昌嘗以師門子弟之故而依阿洪

忍於其間耶試觀朱子大全第二十八篇所與李誠
父前後書及與張元善書則其所謂無徇常日往還
厚善之私所謂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等豈非今
日之所當念者耶又嘗記昔年尹吉甫嘗曰退溪之
猶有不善居官者趙月川卻甚所遺愚未知此說見
於何書然此友所見其悖必不為益浪也大抵以善
相規要之皎正者是果頁師門耶抑相與依阿無所
可否者然後乃不負師門耶且如我者是草茅寒士
而如今監諸公是喬木大家其勢本自相懸而今又
地禁跡逼則不以道理相與而只與厚善而已則是

真有献子之家者不亦可嫌可鄙耶盖鄙意則常以
為今古之戚里莫如周公有周公之忠聖則士不嫌
其執贄還贄漢帝不用竇廣國則胡氏非之其在戚
里不憂士類之不附而只憂已之不如古人而已何
必如是紛紜耶月塘於丙子年以大憲救護申得淵
大為尹掌令烇丈所斥其時李副學鞏丈大言曰復
而乃為朴自興所不為之事乱後復與谿谷家大不
相樂尊王考大監極力調劑而不能得則大不能平
曰任渠如何也愚每以為此地頭善易人性情也此
豈非今日之所可戒耶

答金永叔　壬子五月四日

久在山中昨才出来窃聞洶洶之端起自鄉里消長之憂延及嫠婦忽此褫中承拜惠書傾慰之餘一倍憂慮蓋久矣躑躅之孚而輕蔑匄弩以觸駭機雖曰忠誠所激而亦豈時運所關耶從此鄉里都無事矣然愚每言於諸公以女中堯舜之說以為公等早退使官家須用一番人此正其時矣未知諸公其能辦此乎

答金永叔　癸丑元月

自聞陞擢日有憂慮茲拜臚藥書深慰戀欝同春之

亡倏忽歲改音容每夢寐中夜起坐淫淚滿襟
痛矣痛矣今日同此懷者復能幾許其生時以責備
之心不能無歉然者及至今日何處得來以公以私
不覺推腸也此前至拗寒冒犯往訣仍成其眠而疚
疾病大作當臘晦幾絕者數矣今幸略歇而終是不
久長之物靜俟而已

答金永叔　癸丑六月十五日

政甫懸溟襆拜初二日惠書慰瀉不可言此暑症甚
苦作一言尸自憐而已旱災此酷背節所種之稻似
無所望云民事可謂棘矣峽中之穀雖茂碩無比而

亦是萬室一陶奈何奈何窃伏聞　山陵卜食於弘
濟洞云此宗自古盛稱之吉地然則今茲舊　陵事
真所謂其毁也成者而亦有默佑者存耶　英陵不
設石屏新　陵咫尺毋使異同以示不敢踰前之意
且以昭　聖考謙儉之德則宗合時宜而誰能有辨
此者

答金永叔　癸丑十一月十九日

府隷来傳初十日惠書畢情捴用慰豁此自前月念
後忽有所患始若寒疾時令者然漸漸危苦今則遷
到濱死之地人生七十理宜長休只以無聞而死為

深恨耳藥參適到此時有若神佑者感幸何極執事去就深用憂念當此時節偪側游移外積憂畏內懷慙歎斯豈人情之所願也每念尊叔父尚書公嘗言自家苟欲遽則無不遽之職今時事勢又與彼時不同耶史官敢時有書冊小忌其已登照否

答金永叔　癸丑十一月二十二日

苦苦呻痛中承此耑書倍甚喜慰無以為言某人疏傳聞張皇使人身青矣今見副本似是末減又其說話有同學語小兒爭珠弄丸者摸樣一種人乃欲倚以為重亦可哀甬賊疾昨於府隸敢略以報聞矣大

抵無甚痛楚而寢食全失日覺二氣之凋耗此後事可指日而待也奈何奈何曆日煎藥珍荷珍荷全史謹悉別上待罪之章已知某台之言不可從也此後只有括囊二字為未死前佩符耳惟是徇例恩典宗有難處者故前書奉稟矣

答金永叔　癸丑十二月三日

呻吟雪窓感德如川忽拜尚書神氣醒然如失沉痾所在也賤疾一向痛留絶粒已一月而頃無食念此豈時令之祟而已記昔同舍無甚痛楚而元氣日敗至於骨立之後則雖尺童亦知其無可奈何今日此

身亦意其將然也恩禮之辟今早已呈小文字而其
措語則恰似来諭之意耳諸意以為　聖教既以不
平之聲為教則為臣子者何敢晏然默默而已乎此
則似矣而鄙意以為分疏以為不然尤有所不敢者
故只欲受而為罪矣昨見揆劄之批則風水云云又
為賤臣之罪案此則至寃極痛矣未知　聖意指何
說為然耶如得可言機會則窃恐仰首一鳴以暴衷
曲未知如何曰便示及也執事既入復出前頭事極
可憂念如大受仲羽擇之多少快活也聞璧者復入
想其窈窱出入氣象世道安得以不汗哉可歎可歎

答金永叔　甲寅三月

初八日大哥轉示　國哀後所遣書在竹一書盖其謝也茲又蒙專書副以所須藥料忻慰不容喻留升俟批之宜誠如来諭矣當時愚意宗如此而在山寺竹守晝夜相守雖數請還官而固不聽遂移竹境孤村留三日而脹勢日健懼不得生還且念常時批荅必三四日後始下則況在今日則尤不敢以亟被猥望故借僧輿皈亟復常食而轉入巖間小舍靜伏調治矣曾見郭世楗疏本則專攻已亥服制之失值此機會必欲終上未知有聞否彼輩蹤迹跪秘在京者

或不能知其情狀況鄉里乎聞李后平之疏極慘此兩疏若上前頭發引時似亦不敢冒進矣幸耑教如何

答金永叔　甲寅九月

耑書良荷恩命益久不已勢須稍進畢露悃愊如又不免則文字成後乃可旋反如台前書之教耳草友去就又與鄙人有間既曰待罪則初雖莫來可也既來而旋旼依前待罪以俟新命然後庶免野花啼鳥之嫌矣鄙人所處如此故不欲以異同相處也

與金永叔　甲子二月廿一日

時氣不佳侍奉珎衛否瞻溯靡已誌文諸公普議後
更無可尚者否每誦朱先生愈改愈好之訓未嘗不
竦然警惕彼一定而不復易者真上智與下愚也猥
兒陞遷而去適依宇下憐癡之勤想不待多言也惟
難進易退之義少無大少達卑之間如有不安者毋
靳於準請幸甚幸甚

答金永叔　乙丑四月二十七日

才以輯覽序文草本付猥兒使之呈納矣未知果否
昨朝承拜惠書所示云云極其痛愧矣豈意人心至
於此極也天喪斯文生出此輩人奈何奈何所詢別

紙錄呈矣弟聞少葊謄送其人疏本而旋作喬沉云早晚得見則當別為證稟也大抵時葊只以威勢資持難以義理爭卞奈何奈何

別紙

昔年於溪上稟問以為曰人間金時讓日錄有栗谷僧名義菴之云此說有可攻破明證否老先生荅曰少時嘗妄請此事於先生則先生曰此何足問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子何春所問聞大槩相同矣不知谿谷所記何以若是程門諸子記程子言行猶有大失本宗者多矣谿谷之不失其宗何可保也

此事無多說話只以先生入山時與老宿所爭儒釋詩序觀之老宿稱先生為措大措大即書生之稱果有如金錄所言則其宿當以儕流稱之豈肎曰措大哉大槩先生氣質極高明其在髫年狹小儒道而兼囙巨創有東游之訃其留別諸友書專以養浩然之氣為說曰欲養浩然之氣捨山水何以哉既至山中以義菴自號蓋取浩然章所謂集義所生之云然則先生雖喜釋氏之高明而所事者儒道也豈有毀形之理哉今人乃以谿谷漫草之辭引為二先生斷案可勝痛哉

與金永叔別紙　乙丑四月廿八日

春秋云云蓋老先生下筆中獨不及馬故以此為張本之計也然来示似然故刪去猶不及以下十六字兩惟字之相碍果然故上惟字改以然字獨不與馬蓋以勉齋續編只是喪祭二禮故正以此句連下接之未見其語脉之間斬然語勢突兀故改以未暇及馬自備二字未見其不穩然此二字揆以妄論以為四字而曰字去之如何先生没後亂于文敬公與諸門人共加校讐藏之巾笥此二十一字入於達城徐公上如何此序追刊舊湖伯任之甚緊而屢以為今當直送于湖而来

教之曰將未能侯矣

昨日別紙乘忙走筆未得詳悉可恨頭辟日錄云云實聞於金時讓族人進士金紐而別紙有若親見日錄者然非其宗狀故稟問下改作以為曰人聞金時讓日錄云云矣又更詳漫筆則有難曉者嘗以以下是趙丈說耶抑谿谷說耶疇孫以為趙說云似然矣然則趙丈說止於何處反復論難於末能分明幸須明示如何若果趙說則老先生荅谿谷之語刪去可也大抵勿遽示人如何愚則以為趙丈說止於明矣疇孫則以為止於妥也何者為得

答金永叔　乙丑五月四日

即拜前晦書並二紙備悉示諭甚慰幽懷昨得朱孫書知昔年所錄變形云云已入於刊本矣日者所稟兩書略與此異同蓋日記有詳略而致此也今於不須問也下添既已正色寂然皇恐不敢復問十二字則完備無欠須以此十二字合前段為一片文字而示人如何朱孫挫以刊本之先行於世為幸誠然矣此事無人下白誠為痛悶切欲自為而有客来言自今歲以後自　上絶無存問之事　聖心恐亦為時議所動云若然則不勝惶恐何敢以此時無端進言

乎鄙見如此更須商量見教幸甚

別紙

集覽原序曾使君平錄示則其所錄示與執事所示大不同未知其故抑有兩件耶果如君平所示則窃恐不可曰用故欲依朱子名臣言行錄短序為寂寥文字則庶免觀者指議故僭草數行以納而於來本中亦加籤證更須商量取捨如何今日得湖伯書亦催此文矣曾以後序草本呈稟矣何以至今未徹耶甚可怪也須並此送來如何速圖之望也君平所送本並去耳

某說之與刊本逕庭固已慮之矣愚於此拙有所難處者存焉而不敢輕易出口矣蓋某兄無恙時亦傳所聞而頗有異同然妄意則以愚所聞者爲真故錄示和叔時不雜以他語矣今於相難之際萬一某兄後來以其所聞之異同而或有所云云則爲害不少故不免合而言之而有所財酌矣其後又聞某兄門人來傳其師說則其逕庭又有甚焉此甚可憂者也大抵記事難真自程門已如此矣以　本朝言之則已卯十月諸賢就對而以次野則免語陰崖也一則

曰次野笑一則曰次野哀哭此一事而所記之不同如此此古今之通患也今日事不得已當以刊行者為主此外數語滅去不以示人可也盖凡事當以峻潔白直為宜如欲宛轉逶迤左顧右視則必生病矣

與金永叔　乙丑七月十二日

旱虐至此國事罔極即惟侍履平康慰溯無已遺稿草草校過分送遯院昨日寫來其未來者近思釋疑上半而已其下半則將自此易紙而栗谷松江二狀則自此曾已淨寫若費五六日則當為了當了則謹當專人奉呈矣此新件尚多周狹塗乙決不可以此

進御須預備冊子筆墨等以為到即分寫入啓之地
如何今番校事專靠疇孫矣此孫今以其父就吏倉
黃上去其未了者當費十分精力實然未了者不多
耳

答金永叔　乙丑九月十三日

初三日書昨才承拜孫兒亦未暇得別紙並皆證悉
還以呈稟此後惟在隨宜修潤入於正本而已前者
尚便想已回還所報諸紙皆蒙登覽矣今玆疏本末
端云云出於至情不覺其違越且有古今援例異於
自我作古耳女奚定於來二十二日孫兒輩以主與

牘況聽否

答金永叔　乙丑九月十六日

纔修諸紙已付兵便矣遞指忽至備悉示諭語錄及別紙云云俱無更商量處而惟申豈兩書去取尚在兩間鄙意則晦翁以壁立萬仞自期且以勉人而至於處患之意又甚周詳其曰不擊鼓訟寃不作詩謗訕者皆是非但槐表為然也今之君子不但淵靚之可畏尼嶺之結交已深則其勢焰又豈當時之比耶吾祖孫則已無奈何而每為高門代怖也孫兒幼穉時見愚於申之于孫不細而彼亦與季周甚不相樂

常用凛然也此則既然矣而方生之憂在於至近之地每中夜以思不覺長吁也

答金永叔　丙寅三月廿一日

前後書不料沉滯之至此也蓋後書兒輩誤納疇書封未蒙視至可歎承碩來傳初七書恭審侍奉之安慶喜無任此初九哭諱於報恩曰入華陽約權友為校取節約之計即聞權友以哭嘆不能即來終若莫來則勢將西旅矣前二書並納並皆賜答以示可否幸甚沈碑更加商證而還之也沈君若潢頃日來言某先生未盡善之說為一篇大眼目恐不可易云未

知如何此真太史公所謂附驥者也

答金永叔

湖南行獲拜垂書並典禮全書矣當初校證諸文字時意謂此書不須容易刊布又以為當時慎老畸翁拙致精力協贊必已置水不漏矣今者力疾攷閱拙有合商量者而目眼病情支離無以小孫疾危煩憂惱撓不暇細稟只以大槩別紙錄呈須與盡台細加證論還以見示如何此事正欲速不得也今日最可怕者豆之父子上人當與輔城合勢其所云為將無所不至矣嚴加唆責俾亟退敗似為得宜矣此於渠

輩亦未必不爲福也人心世道至於此極誠可痛哭也

與金永叔　丙寅十月十九日

歲已晏矣悄然窮谷回思溪上舊事正如退校老裨不能開弦而空憶帳下葡萄矣只有感嗟而已昨得湖南書知遺稿刊役今始良喜良喜惟典禮一書梳洗未易尋常關念也其器遠卿云宗蔑頭第一義而朴門專以此爲郢燕之誤以爲壓倒資然必有引用之意故欲考本文全數略閱語類目錄則無所謂器遠者而器遠二字若見於他人問答中而非關此事

者全書欲細考首尾精力不逮而傍無相助者窃願分授諸少及下人識字者拈得器遠二字然後驗證之則似有究竟時矣且其文字未安處不可不十分修潤更望於此索性致意如何大全拾遺栗谷別稿已與楊山往復否所荅如何其別稿可刪處彼雖靳護決不可苟循顏情也此中末孫其疾苦無已時其長者涖縣因年分冒偽治人不幸致斃驚惻不可言渠不欲留嶺伯若從速處置則何幸而不敢望也

與金重叔 萬重

思想之積小晷難盡解携來益自耿耿即惟夙夜之

餘侍歡宜如一統志方為檢校耶歐陽集故田錄內
篇石資政條久看愈未曉解所謂左校門大王迎授
者是何等語耶幸望示牖也餘向暖多愛

答金重叔　辛酉十二月十一日

遣書不旬月而復札已至誠不覺京洛之為遠也其
所往復雖非不可對山言者而亦不着題於空山樵
牧之社矣今此兩條所諭益見精當謹依教改證以
還幸看其更如何也

答金重叔　辛酉十二月二十五日

春序告訖此時侍餘凡百日有慶喜曾拜遠書仍有

藥物之昵此藥宗相與為命者感藏不容言世道至此無可奈何晦翁所謂不知祖宗何負於此輩者宗痛迫由中語也常時只讀過而已今日始知聖賢之心真宗如此也孫兒正以此時冒入憂慮不可涯矣未知何以教之幸乞隨事指導也富貴名節無兩全之理者斯宗語也